

藝文錄卷二十一

史記趙世家藏孤節略

漢司馬遷

晉景公之三年朔爲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
朔娶晉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
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
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
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
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爲司寇將
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
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辜請誅之韓厥

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爲無罪故不誅今請
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
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
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
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
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
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
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
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
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

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祿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

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太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嗣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惟君圖之景公問趙尙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勸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

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遍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

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程母上谷郡君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孟縣人行第一世爲河東太姪
曾祖元祖暉當五代之亂以武勇聞劉氏偏據日錫主
於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科
第爲潤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縣太
君刁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工之事無所不能好讀
書史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
言雅合其意常嘆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
詩曰女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焉

閤刁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
涕泣扶侍常連夕不寐年十九歸於我事舅姑以孝謹
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
衆人游觀之所往往舍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
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
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
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
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
也汝如此大時能爲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屢收養之
有小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

歲人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不欲之色乃別糴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收養得全其生願以爲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爲藥餌以濟病者大寒有負炭而繫者過門家人欲呵之夫人勸止曰慎勿爲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甯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

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遊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其教女常以曹大家女戒居常教告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已善必共成之視他物當如已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厯陽會叔父亦解掾毘陵聚口甚衆儲糒不足夫人經營轉易得不困乏先公歸問其所爲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之處鄰婦里姥皆願爲之用雖勞不怨始寓丹

陽僦葛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
苦之夫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戀不已
夫人安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族間紛華相尙如無所
見少女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
之曰在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爲在廬陵時公
宇多怪家人告曰物弄扇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
人曰有椎乎可與之後家人不敢復言怪怪亦不復有
遂獲安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姜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
觀之夫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廢頤兄弟幼時夫人
勉之讀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

日殿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日處士及先兄
登第頤以不才罷應科舉方知夫人知之於童稚中矣
寶藏手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
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
平生所爲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厯陽時先公
覲親河朔夜聞啼雁嘗爲詩曰何處驚飛起雝雝過草
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羈妾守空房
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奸邪逆亂之事常掩
卷憤歎見忠孝節義之事則欽慕不已稱唐太宗得禦
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

儒才智甚高嘗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
修養之術甚得其效從先公官嶺外偶迎涼露寢遂中
瘴癘及北歸道中病革召醫視脈曰可治謂二子曰給
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
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太
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
九始封壽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

鉅野平寇始末

李 敦

山東鉅野令尹趙公晉孟人也距今九十餘年自

興朝定鼎河清海晏民無兵戈之苦戶享平成之福矣憶在

昔父老嘗言曰明季妖寇猖獗不有趙公尚有鉅乎今
之老者安少者長皆趙公賜也閱鉅邑志見先生長者
各有銘勒載公績甚詳今康熙甲午余承乏壽陽其北
境比於孟乃憬然曰是我鉅先世邑侯趙公里也心向
往之訪公世裔詩書彬蔚有傳人因取公治鉅偉略約
爲述之竊附孟志用彰不朽云趙公諱延慶字滙旋領
前明神宗乙卯鄉薦丙辰成進士初仕樂亭再任邱邑
清風惠政在在口碑天啟二年壬戌調繁我鉅野從才
望也公未至有賊民徐鴻儒假白蓮佛教煽惑愚民聚
萬餘人於賈敬屯旋據侶梁諸里巢之地界范朝曹濮

間眈眈鄆鉅鉅人震恐五月三日公自邱來道經賊境
廉其狀下車謂衆曰何物小醜敢倡亂如是乃移文諭
之曰爾等皆良民被妖賊簧鼓蕩產以供之攜室家以
從之仙佛不成妻女爲辱矣何若各歸室廬盡孝順則
蒙神庥即可仙佛習馴良則免刑罰卽是西天不然國
家三尺懔懔能爲爾賊民寬乎不聽公聞之上憲乃周
視城垣城以仲春地震女牆盡傾公曰此何以自衛乎
鳩工庀材身先士民士民竭蹶從事不日雉堞翼然遂
募壯士數千並城中甲夫亦數千率以盟於神曰守土
之臣有不盡心爲民者有如此日民皆感泣曰有不與

邑侯共生死者亦如之於是分隊畫守聚餉礪又密遣
邏卒探賊情獲賊弟徐和宇號英烈王賊黨劉光學號
督總兵訊之得狀口稱外省徵兵約十三日起事先鄆
次鉅次嘉祥再次濟甯截漕充餉以圖大物百姓聞言
驚如蝟蟴畏若風鶴公曰我自有禦之者爾何懼焉十
三日賊果入鄆殺士民十之七八盡搜金帛來朝至鉅
野欲以迅雷之勢攻我無備至則張其聲勢焚我西南
二關火烈冲天民胥膽落公神色自若戒衆無譁隻矢
無妄發發必期中迨賊附城下公先發二矢連殪二賊
民從之矢石如雨賊遂怯公曰彼技如此耳何畏乎賊

有以勇賈者突近城持巨斧劈門門缺公曰能下刺賊者賞五十金遂割衫付之有健兒自重門縋持矛刺賊貫二鈎斷其首懸城上立賞健兒五十金民氣百倍賊乃走民競追公戒之曰毋狃勝狃勝者敗殺賊百能當吾良民一乎吾不忍也賊去必復來爾姑待之越信宿賊大至更言有能飛登者民又恐公神色益自若曰賊誑爾也毋信賊至以柴蒙車擁至北門下欲以焚門及至門公先投火以焚其車又作鐵蒺藜暗布城側馬至則仆遠則炮擊之傷死者甚衆賊計遂窮越三日又焚我東北兩關而遁公仍戒毋追而民氣勃發已不可遏

公曰吾民可用矣乃帥之以搗其巢穴二十日圍偃家樓斬首三百有奇焚獲無算又及武安集侯氏里殺賊數百人獨梁氏一村寨柵重重塹濠深廣兵不得輕進賊亦無敢出者六月中旬賊謂其黨曰鉅有趙我終不能得志不如暫赴河東養羽翼成爲復仇之舉遂率羣賊渡去公令衆追之及境而還賊旣渡河而鄒滕究泗之間無甯居矣公曰賊雖去仍必來乃創建護堤於城外高廣各二丈使賊馬不能馳騁而入益且補葺要害安慰良民訓練士卒逾萬冬十月賊果由徐州西渡望鉅而來公曰待彼集城下堅其營壘則猝難遽破奪